

和剪刀手爱德华的影子重叠在一起。

穿过二层的影像区，顺着旋梯再往上，五个主题单元依次展开：英雄与偶像、面具与分身、幻象、最初的阴影、爱人与缪斯——但你会发现，德普特别爱画人物肖像——墙上挂着的，是一张张脸的局部、被涂抹掉五官的轮廓、带有艺术性的线条手稿和几行潦草的诗句。

答案揭晓了——在德普“奇怪的大脑”里，装得最多的是人。

德普从小就喜欢观察人。他会观察他们的怪癖、他们的缺点，也会观察他们所谓的“正常”。画肖像时，他表达的是线条、形状，是它们如何共同形成一种情绪——某种藏在人物眼睛后面的东西。

“我画过的人，很多都是我认为勇敢的人。”德普说，“我敬佩那些不害怕后果的人。他们不害怕被禁止，不害怕别人说他们错了。”他把他们画下来。现在，又带着他们来到了上海。

除了陌生人，他也会画自己身边的亲朋、前辈和艺术家们——他画了自己欣赏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、演员杰克·尼科尔森；画了艺术家毕加索，画了鲍勃·迪伦、伊丽莎白·泰勒，也画了艾尔·帕西诺和基思·理查兹。

基思·理查兹之所以被画，不仅因为他是滚石乐队成员，也因为他后来成为“杰克船长”动作和气质的参照。而鲍勃·迪伦不只是德



德普作品 "The Chicken" – Vanessa Paradis x2。

普的音乐偶像，还代表一种长期持续的创作状态。

德普在处理这些举世闻名的面孔时，常常用浓烈的颜色覆盖掉人物原本的精致五官，或者用急促的线条在眼眶周围反复勾勒，直到那种熟悉的“名人感”被破坏殆尽——在他画的毕加索肖像旁边，还特意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一句：Not Picasso（这不是毕加索）。

而他的自画像，特意选用了一片木材作为画布，天然的纹理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猫头鹰。德普在“画布”的右下角画了一个小小的自己，然后写道：THE OWL OVER MY

SHOULDER（我肩膀上的猫头鹰）。

展览里反复出现一个形象：BUNNYMAN（兔子人）——它有时像兔子，有时像戴着兔子头套的人，有时只是一个轮廓模糊的脑袋。它并不总是处在画面的中央，却会在不同作品、不同媒介和不同空间里重新出现。观众走过一段展墙，以为已经离开它，转过身时，它又在另一幅作品里露出耳朵或眼睛。

据说，兔人来自德普反复做过的童年梦，也与他儿子杰克共同经历的记忆有关。这一形象也成为德普个人视觉创作中颇为醒目的标记。而今，兔人从他的梦里跑出来，